

毛詩正義

冊
五

卷之三

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即德洽之功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北庶下民歌其德澤即周頌聲作矣然武

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之

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德洽天子之書敘既黜殷命之

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因欲營洛

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王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從

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於三年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其庭周公烈德澤然

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禮樂此乎然後敢作禮樂三年太平即應大邑於東國洛四

以力役且猶至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後周公以禮樂三年太平即應大邑於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後周公以禮樂三年太平即應大邑於東國洛四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時得取頌

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

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世禮樂新定其誦父祖之

不用則成王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無以過此採樂新定其誦父祖之

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初者以即無以過此採樂新定其誦父祖之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一

周頌清廟之什

中華書局聚

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時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
 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初時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
 以別商魯也周書敘列虞夏商周各爲一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
 詩皆別題也周頌相雜爲次弟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配樂雅而後頌也見事相
 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弟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配樂雅而後頌也見事相
 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後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配樂雅而後頌也見事相
 者用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中國語曰有正考
 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中國語曰有正考
 則知孔子錄其詩之頌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矣商既於下雜以周三代之法中國語曰有正考
 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矣商既於下雜以周三代之法中國語曰有正考
 者孔子錄其詩之頌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矣商既於下雜以周三代之法中國語曰有正考
 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正義曰此解名上下爲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
 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上下爲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
 表格于上下正義曰此解名上下爲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
 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尙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無不
 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之德號有帝王之
 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
 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皇天順踐祚曰
 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皇天順踐祚曰
 攝七年鸞鳳見冀茨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稽古周公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時之事
 也言頌聲者詩各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上其時之事
 君德洽於民而作頌聲係於所興之君詠往事於顯祖業之主故周頌三十篇
 左方中以爲周成王之頌也以其雖往事顯祖業之主故周頌三十篇
 歌頌述之以美今時邁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昭顯成王也若然清
 所以頌述子孫也故時邁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昭顯成王也若然清

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武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致
爲所祀之王執競者武王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祀威德時未祀太平不可爲
太平者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殷之三王既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有
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無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子孫太平而頌成
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祖頌父故係於所歌之子孫太平而頌成
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頌父故係於所歌之子孫太平而頌成
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頌於子孫未論父祖之所頌者則係其父祖由商頌是
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所頌者則係其父祖由商頌是
意無定準也頌者述威德之容無復告之名以此復在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
翮頌傷公是也頌者述威德之容無復告之名以此復在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
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明行父頌之命於周而史克作別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
雅比於商頌體故曰季孫明行父頌之命於周而史克作別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
成王即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晚者宣後亦參差不傳昔武王序克商而封於廟
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晚者宣後亦參差不傳昔武王序克商而封於廟
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桓也而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
年制禮班虔度量至若此積三王有疾守之如鄭攝政此言以攝政初六年而
事端之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初六年而服朝要服國遠既
年端之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初六年而服朝要服國遠既
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子政之訪事也敬有三篇序云嗣王經稱
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來見攝政二年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
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
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攝政三年而崩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於
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崩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於

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其告
 中二者無以可明而攝政五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其告
 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昔者周公郊祀而明堂位曰昔周文王於
 侯於明堂之上帝然則我朝諸侯郊祀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廟周公既成洛邑朝
 明堂以配上帝焉我朝諸侯郊祀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廟周公既成洛邑朝
 諸侯率以配祀文王焉我朝諸侯郊祀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廟周公既成洛邑朝
 有成生命郊祀天祐後世以事相况蓋與周文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
 言感生之帝祀及後世以事相况蓋與周文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
 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宋異服不本
 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也宋之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宋異服不本
 並朝蓋亦周公之諸侯也明堂之時與天俱至則有客之獨來見於宋異服不本
 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明堂之時與天俱至則有客之獨來見於宋異服不本
 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警始作樂所以合於太祖
 云始作明既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警始作樂所以合於太祖
 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厥成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禮後
 皆未去故云我客肅雝和鳴厥成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禮後
 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以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武則詩以
 周公之禮樂主爲成王故據成王侯始見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予其鬱而
 之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予其鬱而
 箋云我其創艾於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與
 之喪周公未攝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與
 予同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與
 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己任亦宜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敎皆得爲武
 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敎皆得爲武
 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不可狶良耜曰其
 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不可狶良耜曰其

三
中華書局聚

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
 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而後致敬民神春秋報故
 事載先王之盛德故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
 次非衣祀河海所以年豐壽考以爲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臣
 陟四岳祀河海所以年豐壽考以爲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臣
 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工之什意不似祭風雅觀其樂朝見廟於什陳文武威德郊
 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類工之什意不似祭風雅觀其樂朝見廟於什陳文武威德郊
 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祭祈報合樂朝見廟於什陳文武威德郊
 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時中有曲難而變要告以威者末祭類禘與之小禮比臣
 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爲末祭而分觀此則社稷有義矣報此篇詞王緣事
 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之威故爲末祭而分觀此則社稷有義矣報此篇詞王緣事
 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難政
 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難政
 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神有光輝形
 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言日月星辰神有光輝形
 夫政必本於天穀以爲神之尊○正義曰先之既言藏身即政又本政所由言是故
 上文爲勢也以天穀以爲神之尊○正義曰先之既言藏身即政又本政所由言是故
 效天之氣降於社教令天穀以爲神之尊○正義曰先之既言藏身即政又本政所由言是故
 天也○命降於社教令天穀以爲神之尊○正義曰先之既言藏身即政又本政所由言是故
 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謂穀地○移之期曰陰陽之節也若賞社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
 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教令爲本下地於社是謂地之宜以土會之法教
 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山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
 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
 順合所宜而任之以藏身即云政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下而多言故云
 因政者君之所任以藏身即云政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下而多言故云

中華書局聚

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之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之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寶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則民化則矣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則民化則矣知孝於祖禰慈愛藏也○正義曰以此爲禮行矣故略之○法象祭而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爲禮藏其政故鄭成而脩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於此爲禮藏其政故鄭成而脩飾也其馨則黍稷齊明而薦之於神舉之矣所以大顯神明昭不美報也○故正義曰案今周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於神舉之矣所以大顯神明昭不美報也○故正義曰案今周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祭主故曰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不待鄭云太平也但此可平之時人君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祭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功德神以謂之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以頌者皆人君祭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功德神以謂之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一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其舞也故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也後詩人歌之非謂當時祭之即歌舞也故太平乃歌亦爲報也顯相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之時即歌舞也故太平乃歌亦爲報也作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廟每祭嘗歌之也頌之功烈德非澤尊在即歌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廟每祭嘗歌之也頌之功烈德非澤尊在即歌中嘗見祭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祭助者然頌雖小爲主但天不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振驚及閑予神小爲主但天不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振驚及閑予神小爲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社之不必皆是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恒是郊社之不必皆是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有成

執競雖武訪落絲衣等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誓載見有客
閔予小子訪落絲衣等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誓載見有客
祭者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威
德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神之德澤上述祖父郊以帝祖
地祇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德澤上述祖父郊以帝祖
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德澤上述祖父郊以帝祖
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則周公攝政成王以後事也
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鴟鵂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以後事也
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天子篇是政也後客亦周
王年十四周公攝政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廟以王來為四年事攝政其餘則錯互
公東征三年之後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為四年事攝政其餘則錯互
不可盡檢
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

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
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唐古今
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維音洛本亦作洛遙反字疏至清廟八句
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剋火故改各傍佳朝直遙反字疏至清廟八句
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政營邑
於洛既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營邑
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祀此營邑
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祭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為常
云烝嘗春祀也祭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
不必皆春祀也祭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

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
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誥經序營洛邑者乃召公成洛邑在周公既成洛
邑者則在周公攝行王事君所云周臣功踐天子之公位以治天下六年朝攝侯於明堂
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始諸侯明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侯於明堂
卽此之時也成洛邑後年諸侯明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侯於明堂
莫此之先故繫之也此朝諸侯明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侯於明堂
一見之助祭非王則略而不言之助祭序雖文王諸侯依服數而有明堂之位得夷夏
并召公率以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
禮召公率以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
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爲此詩之序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
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爲此詩之序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
文王之義曰此成洛邑神諸侯自明祀之時故序其常祀而禮特異於常
時○正義曰此成洛邑神諸侯自明祀之時故序其常祀而禮特異於常
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廟所以清廟之祭乃祭清廟之德
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注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廟明象天德
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清明故注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廟明象天德
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王於穆清廟而周公升歌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非清靜
文王者人說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周公升歌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非清靜
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非清靜
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以爲常曲故
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爲常曲故
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之祭者皆升堂歌之以爲常曲故
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謂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
路寢故云象貌爲之由此而論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明堂者其制皆如生居之

宮之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制也是文

武之象貌爲之者文王以紂尙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

耳若爲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

祖之尊鬼神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先親也雖亡沒事之以廟類生爲立宮室四時祭

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二尊也廟先親也雖亡沒事之以廟類生爲立宮室四時祭

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爲室不爲形必召公先相祖之面貌矣知

成洛邑攝五年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爲室不爲形必召公先相祖之面貌矣知

既相宅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告卜洛洛邑亦是則洛邑與成周同營洛邑

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告卜洛洛邑亦是則洛邑與成周同營洛邑

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

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

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見賢德下

來助祭○於穆清廟○毛以爲於諸侯有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見賢德下

著見疏於心穆清廟○毛以爲於諸侯有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見賢德下

同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此文王

然神矣已在於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此文王

精矣已在於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此文王

著諸侯與威儀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此文王

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後世常然人所樂無厭倦於

人斯由人樂之而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順

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順

文王之字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數至相敬○正義曰敬之乎於戲皆古之

嗚呼之字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數至相敬○正義曰敬之乎於戲皆古之

詩云肅雝和鳴助勳也俱訓爲雍雍是和也夫敬與○箋顯光至助祭○正義曰顯

和也肅雝和鳴助勳也俱訓爲雍雍是和也夫敬與○箋顯光至助祭○正義曰顯

毛詩注疏十九之一周頌清廟之什六中華書局聚

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
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
離承清廟之下宜爲祭祀之事而顯相之事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離故屬於
周公唯顯相爲諸侯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於
有諸侯之事而下文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
名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離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離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
德來助祭以敬和爲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越於德之衆士皆對
諸侯者義得兩通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越於德之衆士皆對
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存疏傳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衆士之德謂多
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存生存疏傳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衆士之德謂多
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正義曰釋詁云妃合會對也是對
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王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
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
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
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
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
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駿奔走在廟不顯不
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見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駿奔走在廟不顯不
承無射於人斯駿與衆士於天祭文王俱奔走而不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
德人無厭之○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
傳駿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釋詁言長者此奔走是顯於天也此奔走
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
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
諸侯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

相涉爲誤定其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釋詰文也以詩人所歌據上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助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來之禮祭文俱奔走而廟中助祭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言上言在廟主祭時之身雖死於道猶存言人配行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人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明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

韓詩云維念也大音

疏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六平告文王

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立周邦之命詩者大平而崩不得

王之意故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立周邦之命詩者大平而崩不得

作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樂○周公收以樂記禮順文王之功成

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箋告大平之事此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惠我文王是制

作樂治明其將欲制治有告大平之事此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惠我文王是制

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大平者乃謂之終耳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

必致天大解所以必告大平者乃謂之終耳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

心有遺恨今既文王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

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

毛詩注疏十九之一周頌清廟之什七中華書局聚

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明己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爲制作成
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
明是制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
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
崩惟告文王禮稱爲文王之應並告但主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深周
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應並告但主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深周
言告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孟仲子曰天哉天命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王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孟仲子曰天哉天命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顯乎與此文同功又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行
不己與此文同功又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行
王意既成此厚行之以其當斂聚之以法周公以此意告我王故作者述而歌之○當
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其當斂聚之以法周公以此意告我王故作者述而歌之○當
鄭以純爲純美盜爲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唯此辭爲異其大意思則同○傳孟仲
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通謂後世之王唯此辭爲異其大意思則同○傳孟仲
趙岐云孟子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者意思稱天命以述孟
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者意思稱天命以述孟
制禮之事者數大哉天命而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故此
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命而行周禮順文王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
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論
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論
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道爲不中庸引此詩乃云箋命猶至不己○正義
曰天之教命即其讀故王肅述毛道爲不中庸引此詩乃云箋命猶至不己○正義
也是不己爲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辭云日止之事也暑於乎
往則寒不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辭云日止之事也暑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收聚也

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我文王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

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

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諡慎市震反

本或作順案爾雅云慈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

音餘單 曾孫篤之稱會孫是言行之也箋云會猶重也自孫之非維今而○事先祖皆

一作本厚成之也重直龍反疏傳純舍純人曰至收聚○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

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疏傳純舍純人曰至收聚○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

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箋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己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

意言不純亦不己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我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純美無玷缺我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故易傳者以純美無玷缺我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易傳者以純美無玷缺我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流散王之德以制之也其耳文王周公自是欲得聖人作法以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收文王之德而為之也其耳文王周公自是欲得聖人作法以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得聖人作法以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曉人所作以儀禮為周禮六官

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

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制

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制

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

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

毛詩注疏十九之一 周頌清廟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